

中国对比语言学浅说

严学窘

中国对比语言学浅说

严 学 宥

华中工学院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我国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都十分复杂，双语和多语现象非常普遍。本书简要介绍了国内汉语方言及民族语言之间语音、词汇、语法的异同和对应规律，分析了错综复杂的双语或多语现象，通俗地阐述了中国对比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，为建立双语制，编写新型教材，推行双语教育法，发展民族教育提供了理论基础。本书内容新颖，材料丰富，重视理论同实践相结合，可供语言工作者和少数民族地区大、中、小学，各民族高等院校教师参考。

中国对比语言学浅说

严学窘著

责任编辑 尉迟治平

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出版

(武昌喻家山)

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华中工学院出版社沔阳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3.25 字数：68千字

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0

统一书号：9255—021 定价：0.50元

目 录

1 语言和语言学	1
1.1 语言的特征	1
1.2 语言学的种类	2
1.3 语言学方法论的展拓	4
2 双言现象	13
2.1 双言现象的产生	13
2.2 汉语方言的类别	13
2.3 汉语方言差异的对应关系	16
2.3.1 语音	16
2.3.2 词汇	22
2.3.3 语法	24
2.4 双言现象的处理	29
3 双语现象	32
3.1 双语的意义	32
3.2 双语现象	32
3.3 少数民族语的系属及其特征	38
4 母语和第二语言平等共处	57
4.1 发挥母语的作用	57
4.2 建立双语制	62
5 新兴的中国对比语言学	66
5.1 中国对比语言学的兴起	66

5.2	中国对比语言学的领域	66
5.3	怎样建立中国对比语言学	68
5.3.1	统一认识, 加强调查研究	68
5.3.2	探索理论, 指导教材建设	75
5.3.3	改革教学, 建立新的体制	82
5.3.4	培养人才, 建设教师队伍	92

1 语言和语言学

1.1 语言的特征

语言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形成而产生的。它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、一种交际工具、思想的直接现实和一种信息系统而存在的。

语言和文字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和创造，是人类文化的基础。有了语言，人类才能超越一切动物而成为万物之灵。有了文字，祖先的优秀文化遗产才能绵延不断，传到今天。特别是人们的思维和推理都以语言为媒介。语言和文字不但是民族文化最宝贵的遗产，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传情达意，甚至说梦话都无不与之有关，可是，人们对它的了解，却贫乏得可怜。

语言是人跟人互通信息，用发音器官发出来的、成系统的行为。语言的特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：

一、语言是一种自主的、有意识的行为。咳嗽、打喷嚏、情不自禁的哭或笑和不存心唤人注意的叹息等不是语言。

二、语言跟语言所表达的事物的关系，完全是任意的、约定俗成的，而不是天然的，必然的。因此，语言是具有民族性的。

三、语言是人类社会共同生活互通信息的传统方式，它富于保守性，又随着时代而变迁。在社会的变迁当中，人们经过几十年可以觉察出语言出现的兴替盛衰现象。

四、任何一种语言，是以几十、乃至仅十几个音类所组成的有系统的结构，各种语言的系统有复杂或简单的不同，各有

各的特点。

人类语言包括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，意义就是内容，而语言则是它的物质形式。意义可分为语汇意义和语法结构意义（包括词法、句法等），这就构成了语言的完整体系。所以说语言是由语音、词汇和语法构成的。人们分析研究一种语言一般是着眼于发音的清浊、长短、高低，发音的层次，词、逗、句，词语的次序先后，结构上的分合，声音的多少，跟意义的分合等因素。

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工具。世界上不存在没有语言的民族，可是有没有文字的语言。在多民族的国家里，常常有这种情况，文字和语言有密切的关系，但不是一个东西。文字必须通过语言才能表达意义；一个字形必须同一定的语言有联系，能读出来，才成为文字。文字和语言由于不同的使用条件决定了二者不完全一致。人们说话，除了一个一个字音之外，还通过整句话高低快慢的变化，各种特殊的语调，以及脸上的表情，甚至浑身的姿态，来表达思想和情感。一般地说，文字比语言更加保守，从而形成文字和语言，书面语和口语的差距。因此必须注重文字的实用和文字教学的问题。人们既要学会说话，也要学会写文章，两者并重，不可偏废。现在少数民族地区学校的“语文”课，一般只教“文”，不教“语”。这种重文轻语的倾向，是应该改变的。

1.2 语言学的种类

语言学是以科学的方法研究语言的一种学科。它是全面系统地研究语言的本质、结构、功能、演变、计量和应用的学科。毛主席一向很重视对于语言和语言学问题的研究，作过一系列重要论述。

语言学，因研究的对象或性质不同，可以分为多种不同的分支学科。首先，人们把语言学分为“理论语言学”和“应用语言学”。前者研究语言的基本性质和有关语言本身的理论；后者研究语言与实际语文教学——教材教法等有关的问题。其次，因其研究内容的不同而分为语音学、句法学、语义学、语用学等。这些学科又可细分，如语音学又可分音位学、声韵学，以及发音语音学、声响语音学和实验语音学等。句法学又可细分为构词学和造句学等。

现代语言学在当代科技高度分化、高度综合和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相互渗透、相互制约的推动下，正在同哲学、逻辑学、社会学、历史学、人类学、民族学、教育学、文学、心理学、生理学、声学以至计算数学发生越来越密切的联系，围绕语言学兴起了许多有广阔前途的边缘学科。比方说，语言学涉及社会学，促成了研究语言和社会之间相互联系和制约关系的“社会语言学”；语言学和人类学协作，产生了研究语言 and 人类文化形态的关系的“人类语言学”；语言学联系民族学，出现了从民族社会生活的变化，以考察语言变异的“民族语言学”；语言学进入了心理学的领域，推动了研究人类运用语言的心理过程和儿童学习母语的发展过程的“心理语言学”。特别是语言和数学及电子计算机科技合作的结果，发展成为“数学语言学”和“计算机语言学”，包括机器翻译、人工智能和语言信息处理等。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认为语言学是二十世纪的“尖兵”、“前沿”、“带头”学科，语言学课题成为现代科学中心课题之一的缘故。

语言学又可以从“共时”的观点研究某一种语言在某一个时期的语言实态，也可以从“异时”的观点研究一种语言在不同时期的历史演变，前者叫做“描写语言学”，后者叫做“历

史语言学”。语言学也可以就两种以上的语言研究其结构上的异同，如果这几种语言是出于同一“语系”，这门学科就叫做“比较语言学”；如果这几种语言出于不同语系或不同语支，那就叫做“对比语言学”。语言学又可以研究同一语言下多种不同的“地域性”或“社会性”的方言，这门学科叫“方言学”。

我国语言学界正面临着新的形势。从普通语言学的研究，语言学各个分支的研究，直到应用方面的研究，包括各种语言辞书的编纂，语文教育的改革，文字应用技术和文字改革的研究，都等待我们去开展。交际手段和生产手段息息相关，我国进行四化建设，有赖语言信息工程的建立和发展，以及语言资源的进一步开发。

1.3 语言学方法论的展拓

语言学的方法论就是指导语言学研究在具体运用方法的原则和理论，实质上是如何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作调查研究的方法。要求实事求是，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的观点的唯物辩证法，是作好语言调查研究带根本性的方法。它要求对语言现象作出整体的、系统的、综合的，定量精确、定性准确的科学描述，对现实问题提出预测、建议和解决方案，要求原始调查资料的真实性和代表性，资料统计分析的准确性、全面性、相关性和研究过程的科学性。

从语言学方法论着眼，语言学 (linguistics) 从二千多年前诞生之时起，经历了传统语文学、历史比较语言学、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言学四个阶段，其中传统语文学流行的时间最长，一百多年前才发展成为现代语言学，即后面的三个阶段。四个阶段，对语言学性质的认识，在不断变化和提高。

传统语文学着重在词的研究，要问它的形体、音韵和训诂怎样？是一个名词、动词，还是一个形容词？到了历史比较语言学时期就要问，这个词的来源是什么？跟那个词有什么关系？是怎样变化的？结构主义语言学重在描写（description），要问互相之间成分关系怎样？到了转换生成语言学时期，认为单是描写不够，要说明为什么这样说、这样写，讲出理由。比方说汉语古入声到现代北方话中变掉了，光说变是不够的，要说在什么条件下怎样变的，变成了什么声调。语言学经历了这四次的演变，一次比一次进步。但不等于解决了所有的问题，还会在新的情况下，产生新的问题。研究语言学，要把每一个阶段的优点、缺点都搞清楚，这个缺点克服了，又会出现另外的缺点，语言学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发展的。

传统语文学源远流长，在古代中国、印度和希腊、罗马都形成了各自的特色。我国所谓“小学”，发展成为文字、音韵和训诂三科，实际上是研究语言语音、词汇和语法的三个范畴。在音韵方面有颇为长久的研究历史，所得的成绩也最辉煌。在训诂方面，仅在方块字中做文章，未以古语研究为基础，缺乏科学的理论，其成就反不如起步最晚的语法研究。为什么人们认为传统语文学不够科学呢？我们认为无论中外的古代语文学家们，多偏重于文献语言的研究，与口头实际语言脱节，因而主观的臆测多于客观的描述和检验。同时他们研究的目的，在对古典经籍进行校勘和训释，必然忽视各种语言之间的联系和语言体系内部的层次结构；忽视语言本身的经常变化，语音、词汇、语法的历史发展；忽视方言的差别及其相互的关系。这样，对语言的本质以及它的心理、生理、物理属性与功能也就难以理解和说明了。

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创立，采用了历史观点和比较方法，使

古老的语言学注入了新鲜血液，是很大的进步。西方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家按照语言的历史来源和亲属关系，对各种语言进行“谱系”的分类，根据一群语言之间语音、词汇和语法相似、相通、相符的程度，分出语系、语族和语支，从而定出各语言同源的“血缘”祖孙关系。如原始印欧语可以说是梵语、希腊语、拉丁语的“祖语”；希腊语和拉丁语互为“姐妹语”，而法语、意大利语、西班牙语又可以说是拉丁语的“子语”。在这种模式的影响和推动下，全世界各种语言都可以把它们来源和发展变化推演出来。我国语言学正期待着进行历史比较研究，借以明确境内各种语言的来源及其血缘关系，解决它们的亲属问题。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分头并进：

一、从文字和载籍考订各种古语的真象，同时推寻古语和各种今语之间的演变之迹。

二、对于没有文字记录的民族语，就要用历史比较法，寻找同源词，构拟原始型，发现其“音律”（phonetic law）。

三、要进行方言地理学和年代学的研究。

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中，最关键的问题在如何处理语言的变化。如语音的变化有祖语和子语，或古语与今语之间的语音系统上的差异，以时代不同的语言进行比较，语音系统当然有所不同。但经过仔细的考察和对比，便可以发现两个系统之间确有很规律的语音对应（phonetic correspondence）。又如各语言的语音变化经过比较以后，可以看出它们之间虽各有变化的途径和规律，但却有共同的倾向。因而语言学上就有许多语音变化的通例，如同化、异化和颞化的作用等。还有祖语的某个音位在子语甲变 A，在子语乙则又变 B，或者古语的某个音位在甲方言变成不同的音位，在乙方言则保持不变，这是正常的现象。语音变化有规律，不应当有例外，例外有例外

的规律，象外来语词的移借，往往冲破它的体系，生成例外现象。语法方面的变化，有许多是语音变化的结果，因此语法史的研究要和语音史的研究配合起来，才能获得正确的结论。对语法变化影响最大的是类化作用（analogy），在语言演化的过程中，常有某种语法结构得到广泛的应用，便形成一种楷模，化为类化的力量。

语言的语音和语法两方面的变化，是形式上的变化；意义和词汇方面的变化则是语言内容的变化。我们知道在古今语中形式相当的语词，如果在所指的事物上有所不同，那就发生了意义上的变化。这个变化就是它所指的事物的范围有了改变，或者是中心意义有了转移。观察意义的变化，除借助于好的古字典外，可以采用如下途径：

一、直接从古代典籍的使用中得到启示。

二、直接从不同的语言或古今语的比较研究得知变化。

三、从构词法中的复语结构推测得出。

四、汉字古代形体有象形象意的作用，可从字体结构找出变化的线索。

五、语义的变化和生活息息相关，从生活的变化观察意义的变化。

此外各民族的文化交流，就是语言的移借，移借是语言变化的外来因素。所移借的语词可以影响一种语音系统，外来语的语法结构也可以带入一种语言中。人们在研究语言的过程中，往往发现语音或语法上异乎寻常的语词，追寻起来，常常发现它就是某种外来语的借词，从而可以找出文化传播的痕迹。

语言学走上科学之路，开始于十九世纪，而奠定基础并加以发展，则在本世纪。从语法学的角度来看语言学的发展，传

统语文学中的传统语法是以词为最重要的出发点，方法上是“辨别”、“归类”，再加上适当的名称。历史语言学讲语言之间是怎样变，为什么会变。十九世纪末到1957年研究中心转变了，形成结构主义语言学，此后重点又转移到转换语法。什么时候再变，现在还难预测。现在谈结构主义语言学派，不能不首先谈到索绪尔 (saussure)。二十世纪初，索绪尔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概念和新方法：

一、语言有两个不同方面的性质，一是社会性，是语言本质，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共性，表达语言能力 (competence)，称为“语言” (language)；二是个别性，这是次要的，因人而异的个性，表达语言行为 (performance)，称为“言语” (parole)。前者的研究属于社会心理范畴，后者的研究则属于物理、生理和个人心理方面。

二、语言本身既有历时性，又有共时性。前者是历史的，纵向进化的，研究语言的历时性，如同砍下一棵树一样，从树根到树枝看它的变化；后者是断代的，横向分布的，研究语言的共时性，如同砍下一段树片，看它的年轮大小疏密。索绪尔很重视共时语言学的研究，因为每个时代的语言都有一定的规律。他认为只有在一个社会中公共使用的同时性的语言才形成“结构”，才可以系统化。

三、语言单位之间有两种关系：即“组合”关系（又称为句段关系）和“聚类”关系（又称为联想关系）。“组合”或“句段”是指几个语言单位的先后排列顺序影响到语句的意义；“聚类”或“联想”是指在人脑中存储的语言单位彼此有所联系和归宿，可以分门别类。

在索绪尔的理论影响下，发展出几个结构主义学派。美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又叫“描写语言学”。描写语言学本来是鲍

阿司（1858—1942）等人在调查研究美洲印第安语言的实践中建立起来的。其后他们又运用这种“描写”的方法去研究英语和其它印欧语言以及突厥语、闪含语等。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的导师是布龙菲尔德，他研究的重点是：

一、形式化，偏重语言形式规则，排除“意义”的成分。

二、接受行为心理学的观点，认为人的语言行为可以归结成有机体对于所受刺激作出的反应。

三、自主性，认为语言学的几个方面——音位、句法、语义都可以各自独立地进行研究，互不相关。

四、提出了著名的“直接成分分析法”（简称I.C.A），又叫做“层次分析法”，其主要原则就是把语言结构不断地“一分为二”，一直分割到最基本单位——词或音素。

结构主义语言学在本世纪中期成为语言科学的主流。虽然各个学派对一些具体问题有不同的看法，但他们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，就是认为：语言作为一个完整的符号系统，具有分层次的形式结构。在语言结构的各层次中，他们注重分析各种对立成分。我们认为这是符合语言实际的。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教授曾据此观点成功地写成一部著名的《汉语口语语法》。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观点，还强烈地影响了社会科学的其他部门，如人类学、社会学、经济学等。但是结构主义语言学仅从形式上进行分析，也存在严重缺点。它往往不能找出语句在意义上和用法上的本质区别，更无法处理某些“形式相同而语义不同”的多义成分。其所用的直接成分分析法也不是在所有的句子上都行得通，在设法弥补结构主义漏洞的过程中，出现了“转换生成语言学”，于是又推动了现代语言科学的发展。

转换生成语言学的出现，反映了本世纪五十年代美国语言学掀起的一场革命，其主要代表人物是乔姆斯基（1928— ）。这

场革命不仅波及美、欧、亚、大洋洲的语言学界，而且影响到数学、逻辑学、哲学、心理学、神经生理学、脑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广大领域。乔姆斯基不满足于观察语言行为的表面现象，而要求探索内在的语言能力。他假设人们有一种“语言习得机制”（简称L.A.D），可以用严谨的数学模型加以类比和推导。他从研究语言的目的、题材和方法出发，对布龙菲尔德的“刺激——反应”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。转换生成语言学派认为，研究语言的目的不应当只是分类的描写，如同结构主义那样对于口语材料通过一定的程序划出成分，而应当建立一整套形式化的演绎系统。这种形式系统包含有限的语法规则，却能够由此生成无限的合乎语法的句子，并对句子的结构作出描写，还必须能够解释句子内部的语法关系和语义的分歧性。乔姆斯基认为每种语言包含着的句子是无穷无尽的，随机地收集起来的大量句子，并不足以成为语言学的适当题材。语言学研究的真正对象，应该是说话人的语言能力。正是这种内在能力，使人可以产生和理解过去从未听说过的无数句子。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上，过去常借助于比较法和归纳法，结构主义语言学则提供了“发现程序”的分析法来处理语句。但是转换生成学派认为，无论那一门科学，都没有可用来发现真理的机械程序，于是他们主张，用演绎法提供语言的模式，也就是说，转换生成学派提供的是“评价程序”。乔姆斯基对语言结构的认识有几个新的特点，其基本理论原则有：

一、区分“语言能力”和“语言行为”。他认为语言能力是说话者对语言的内在知识，是人类世代相传的；语言行为则是语言能力外在的表现。语言学家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描述语言能力。

二、区分“深层结构”和“表层结构”。他认为人们实际

说出来和听到的话语，属于语言的“表层结构”，而心理上感知并理解的内容，属于语言的“深层结构”。语言学家应当辨认和说明“表层结构”是怎样从大脑内部的“深层结构”转换来的。

三、语言是受规则支配的。正因为有规则可循，所以它是可以预测的。引进数理逻辑中的“递归方法”，就能够用有限的规则，从有限的元素（语音、词汇）生成无限的句子。

四、建立了转换生成语法（简称T.G）的结构模式，并提出了一套高度形式化的规则系统。T.G主要由三个平面组成：句法、语音和语义。句法平面包括“基础部分（基本规则及词汇表）”和“转换部分”，每个部分都有一套高度形式化的规则系统。所谓高度形式化，就是说它很象数学——数理逻辑的公式，运用这些公式和其中的各种范畴符号可以得出实际语言的句子。

乔姆斯基这些基本理论原则在不断地发展，首先是在1957年发表了《句法结构》，开创了转换生成语言学的第一章；其次是1965年发表了《句法理论要略》，形成了他的“标准理论”，1972年又发表了《深层结构、表层结构和语义解释》，进一步发展为“扩展的标准理论”，主要是承认表层结构在语义解释中的一定作用。乔姆斯基的学生中，如莱可夫、麦考来、罗斯等人，主张语言研究不以句法为中心，而改为从语义出发，这就是所谓“生成语义学”；菲尔墨还提出了“格式语法”学说。总之转换生成语言学还在蓬勃发展之中。

国外语言学界当前的研究，一是选题十分专门化，甚至失之偏狭，但钻研方法非常精细；二是多从不同学科的交叉和结合上来论述，难得有从单学科角度出发探讨某一专题的文章。其特点是专门化的题目，精细化的方法，多学科的角度。这种

从多学科的结合上精细地研究某一专题的方法，符合我们研究客体对象的实际，因而可以为我们的研究工作开拓新的天地。在国外，语言学粗线条的大题目几乎近于穷尽，自然只好走“精细化”的道路了。在我国那就粗、细皆宜，需要大、小并举了。